

湖農運考
南民動察

毛澤東

· 求 是 出 版 社 出 版 ·





一二一國書館藏

（奉）地溝院令轉回學部

廿八 月 廿 日

mt
A422
8

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

清華大學
一二一圖書館

27.235 / 34 C3

3014

毛澤東

毛澤東 著

是出版後出版

定價 港幣 壹角

1926年七月 壹版

毛澤東



3 2168 6067 0

目 錄

一、農村革命

農民問題的嚴重

組織起來

打倒土豪劣紳，一切權利歸農會

糟得很與好得很

「過分」的問題

二、革命先鋒

痞子運動

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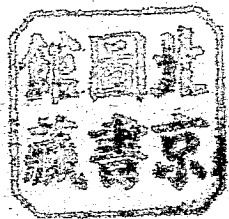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

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八日發表于「中央副刊」第七號

一 農村革命

農民問題的嚴重

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、湘鄉、衡山、醴陵、長沙五縣，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，共計三二天，在鄉下，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，仔細聽他們的報告，所得材料，頗爲不少。許多農運的道理，與在漢口、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。許多奇事，則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我想這些情形，全



中國無論何省都有；所有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，都必須迅速的矯正。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，必迅速的變更。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。因爲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。很短的時間內，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、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，其勢力如暴風驟雨，迅猛異常，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。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，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。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，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。一切革命的黨，革命的同志，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。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？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，指手畫腳批評他們呢？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？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，都有選擇的自由，不過時局的命運，將強迫你迅速的選擇吧了。茲將我們考察和我們的意見，逐段寫出，作爲革命同志的參考。

組織起來

湖南農運，就湘中、湘南已發達各縣來說，大約分爲兩個時期：去年一月至九月爲第一時期，即組織時期。此時期內，一月至六月爲秘密時期，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趙爲公開時期。此時期農會會員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，能直接指揮的羣衆也不過百餘萬，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，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。因農會會員能作嚮導，作偵探，作挑夫。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。十月至今年一月爲第二時期，革命時期。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，能直接指揮的羣衆增加到一千萬（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，故會員二百萬，羣衆便計一千萬）。在湖南農民全數中，差不多組織了一半，如湘潭、湘鄉、瀏陽、長沙、醴陵、寧鄉、平江、湘陰、衡陽、耒陽、郴縣、安化等縣，差不多全體農民都到了農會的組織中，都立在農會指揮之下。農會既有了廣大的組織，便開始行動起來，于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。

打倒土豪劣紳，一切權力歸農會

農民有了組織，便行動起來。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，爲土豪劣紳不法地主；劣及各種宗法思想制度；城裏的貪官污吏；鄉村的惡劣習慣。這個攻擊的形勢，簡直是急風暴雨，順之者存，違之者滅。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，打得個落花流水。他們的體面威風，掃地以盡。紳士權力既倒，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，真正辦到了「一切權力歸農會」。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，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。一切事情，農會的人不到場，便不能解決，農會的人在會務裏放個屁也是靈的。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，真是「說得出，做得到」。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，不能說農會壞。土豪劣紳，不法地主，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，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。在農會威力之下，土豪劣紳們，頭等的跑到上海，二等的跑到漢口，三等的跑到長沙，四等的跑到縣城，五等以下土豪劣紳，崽子，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。

「我出十塊錢，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！」小劣紳說。

「嘻！誰要你的臭錢！」農民的回答。

好些中小地主，富農以至中農，從前反對農會的，此刻求入農會不可。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：「請省里來的委員作保！」

前清地方造了口冊，有正冊、另冊二種，好人入正冊，匪盜等壞人入另冊。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，便拿了嚇那些從前反農會的人：「把他們入另冊！」那些人怕入另冊，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，一心是想把他的名字進那農會的冊子去才放心。農會往往嚴厲拒絕，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弔胆的過日子，擩在農會的門外，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，鄉里話叫做「打零」！總之，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「農民會」，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。從前拜倒在紳士下的人，現在都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。無論什麼人，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與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。

糟得很與好得很

農民在鄉裏造反，攪動了紳士的甜夢。鄉里消息傳到城裡來，城裡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譁。我初到長沙時，會到各方面的人，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。從中層以上社會及至國民黨右派，無不一言以蔽之曰：「糟得很」。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，受了那班滿城風雨的「糟得很」派議論的壓迫，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，也居然氣餒起來，沒有法子否認這「糟」字。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。「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，雖則是糟！」總而言之，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「糟」字。實在呢？如前頭所說，乃是廣大的農民群衆，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，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，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。這個打翻封建勢力，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。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。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，不法地主階級，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，帝國主義，軍閥，貪

官污吏的牆脚。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。這是「好得很」。完全沒有什麼「糟」，完全不是什麼「糟得很」。論功行賞，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，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，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。「糟得很」，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，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，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。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，每個革命的同志，都不應該跟着瞎說。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，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，你必定學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，無數萬成群的奴隸——農民，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。農民的舉動，完全是對的，他們的舉動「好得很」！「好得很」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。一切革命同志須知：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，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，所以失敗了；現在有了一個變動，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。一切革命同志，都要擁護這個變動，否則他就是反革命。

「過份」的問題

又有一般人說：「農會雖要辦，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份了」這是中派的議論。實際怎樣呢？的確的，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「亂來」。農會權力無上，不許地主說話，把地主威風掃光。這等於把地主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隻腳，造出「有土豪，無紳不劣」的話，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，穿長掛子的也叫他劣紳。「把你入另冊！」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，打轎子。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，一羣人滾進去，殺豬出谷，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，也可以踏上去滾。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，「劣紳！今天認得我們！」爲所欲爲，一切反常，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，這就是一般人所謂「過份」，所謂「矯枉過正」，所謂「未免太不成話」。這派議論，貌似有理，其實也是錯的。第一，上述這些事，都是土豪劣紳、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，土豪劣紳、不法地主，歷來憑藉勢力稱霸

踐踏農民，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。凡是反抗最力，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，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。農民的眼睛，全然沒有錯的。誰個劣，誰個不劣，誰最甚，誰個稍次，誰個懲辦要嚴，誰個處罰從輕，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，罰不當罪的極少。所以唐孟藩先生也說：「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，十個九個是對的。」第二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繪畫繡花，不能那樣雅緻，那樣從容不迫，文質彬彬，那樣「溫良恭儉讓」。革命是暴動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。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，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，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。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，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群眾，形成這個大的力量。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，都是農民在農村中，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，這些舉動，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（革命時期）是非常之需要的。在第二時期內，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權力，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，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，把紳士打在地下，甚至用腳

踏上。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，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。質言之，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，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，決不能打倒紳權。矯枉必須過正，不過正不能矯枉。這一派的議論，在議論表面上與前一派不同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，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。這種理論，阻礙農民暴動的興起，其結果破壞了革命，我們不能不堅決的反對。

二 革命先鋒

痞子運動

國民黨右派說：「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，乃惰農運動。」這種議論，在長沙頗盛行。我跑到鄉下，見紳士們說，「農民協會可以辦，但現在辦事人不行，要換人啦！」這種議論，與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，都是說農運可做，（因農運已起來，無人敢說不可做。）但現在做農會的人不行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，說他們都是些「痞子」。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、挾爛傘子的、穿綠長掛子的、賭錢打牌的，總而言之，一切以前爲紳士們看不起的人，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，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，完全剝奪了發言權的人，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，不但伸起頭，而且掌權了。他們在鄉農民協會（農協之最下級）稱王，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

裏弄成很兇的東西了。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，加在紳士頭上了。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，給他戴上高帽子，牽着遊鄉。（湘潭、湘鄉叫遊團，醴陵叫遊櫛。）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，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。他們發號施令，指揮一切。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——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，所以叫做反常。

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勳

一件事或一種人，有相反的兩種看法，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。「糟得很」與「好得很」是一例，「痞子」與「革命先鋒」又是一例。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，農民做到了國民革命的主要工作，但這種革命大業，革命主要工作，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？不是的。農民中有富農、中農、貧農三種。三種狀況各不同，對於革命的觀點也就各別。當第一時期，富農（有錢餘，有穀剩的，叫富農。）耳朵聽得的是江西一敗如水，蔣介石打傷了脚，坐飛機回廣東了，吳

佩孚重新佔了岳州，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，三民主義也興不起，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。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（多屬「痞子」之類），拿了農會的冊子，跨進富農的大門，對富農說：「請你進農民協會。」富農的回答：「農民協會麼？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，種了幾十年田，沒有見什麼農民協會，也吃飯。我勸你們不辦的好。」富農中態度的好點的這樣說。「什麼農民協會，砍腦殼會，莫害人。」富農中態度惡劣的說。新奇得很，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，而且敢反對紳士。鄰近的紳士，因為不肯繳鴉片槍，被農民協會捉了去游鄉，縣城裡並且殺了大紳士，（如湘潭的晏容秋，寧鄉的楊致澤。）十月革命紀念大會，反英大會，北伐勝利總慶祝，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，雜以扁担鋤頭，浩浩蕩蕩的出隊示威，富農心裏才開始惶惑起來。在北伐勝利總慶祝會中，他們聽見說九江都打開了，蔣介石沒有傷脚，吳佩孚究竟打敗了。而且「三民主義萬歲」，「農民協會萬歲」，「農民萬歲」等等，明明寫在紅綠告示（標語）上面。

「農民萬歲，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？」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恐。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。農會的人對富農說：

「把他們入另冊！」

「再過一個月，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！」

在這樣的形勢與威嚇之下，富農才慢慢的進了農會，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（本來只要一百錢）入會費的，有些是託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。亦有好些頑固黨，至今還沒有入農會。富農入會，多把他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了一個名字，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。入會後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，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。中農呢？（沒有餘錢剩米，也不欠賬，每年保得衣食住的，叫中農。）中農的態度是游疑的，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。他們鍋裏有米，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。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，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裏想：「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？」「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？」他們的結論

是：「怕未必！」他們以爲這全決於天意。「辦農民會……曉得天意順不順咧？」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，進了中農的門，對着中農說道：「請你加入農民協會！」「莫性急哉！」中農這樣回答。一直到第二時期，農會勢力大盛，中農方加入農會。他們在農會中雖比富農畧好，但始終不能積極，仍然保持他們那種游移的態度。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，只有一種人，就是貧農，從秘密時期起，一直到公開時期，都是他們在那裡奮鬥，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，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。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是死對頭，他們毫不遲疑的，向土豪劣紳營壘打擊，一切破壞的工作，都只有他們做得出。他們對富農中農說：

「我們早進了農會，你們爲什麼還遲疑？」

富農或中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：

「你們上無片瓦，下無插針之地，有什麼不進農會？」

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，他們是農村中生活落伍或半落伍的，他們中間之一

些確實是「上無片瓦，下無插針之地。」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？據長沙的調查：貧農佔百分之七十，中農佔百分之二十，富農佔百分之十。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，又分赤貧、次貧二類。全然無業，即既無土地，又無資本，完全失去生活根據，不得不出外當兵，或出做工，或打流當乞丐，或做非作歹做盜賊的，都是「赤貧」，佔七十分之二十。半無業，即畧有土地或畧有資本，但吃的多，收的少，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，如手工工人，佃農（富佃除外），半自耕農等，都是「次貧」，佔七十分之五十。（貧農數目，他縣或沒有長沙這樣多，但相差當不大遠。）這個貧農大群衆，乃農民協會的中堅，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，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。沒有貧農階級（照紳士的說話，沒有痞子），決不能造成現時農村的革命狀態，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，完成民主革命。貧農（特別是赤貧農部份）因爲最革命，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，所有最下一級農協（即鄉協）的委員長、委員，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。（衡山縣鄉協職員，赤貧階級佔百分之

五十，次貧階級佔百分之四十，窮苦知識份子佔百分之十。）這個貧農領導，是非常之需要的。沒有貧農，便沒有革命。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，打出他們便是打出革命。他們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，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，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，並且踏上一隻腳。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「過份」舉動，實在是革命的需要。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、縣黨部和縣農會，已經做了若干錯處，竟有徇地主之請，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。衡山、湘鄉兩縣的監獄裏，關了好幾個鄉農協會委員長、委員，這個錯誤非常之大，無意中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燄。只要看拘捕了農協委員長、委員，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，反動空氣便大增高，就知這事是否錯誤。我們要反對那些「痞子運動」，「惰農運動」的反革命口號，同時尤要注意不做幫助土豪劣紳（雖然是無意的）打擊貧農領袖的階級。事實上，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「賭錢打牌，四業不居」的，但現在多數都變好了。他

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止牌賭、清盜匪。農會勢盛地方，牌賭禁絕，匪患潛踪。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據衡山的調查，貧農領袖百人中，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，很能幹，很努力，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。這只能叫他「少數不良份子」，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，籠統的罵「痞子」。對於這些「少數不良份子」只能在「農會整頓紀律」的口號之下，對他們的群眾宣傳，對他們本人訓練，去把農會的紀律弄好，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，損失貧農階級的信仰，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。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。

SKBC
HG
A422
8